

學林小辯

一、理氣辯

竊惟儒家理氣之說。自中國宋代始矣。而其辯未有若我邦之盛。其支離張皇。亦未有若我邦之甚。抑其好學者有長於他邦歟。玩繹者有篤於他邦歟。否否。有其故焉。徒崇既成學閥。而有憾於自得實工也。噫。朱子不云乎。『諸公以孔孟爲標準。則前賢之是非。自不逃吾鑑矣。』他邦則雖宗程朱。而或有見程朱之是非者。然吾邦之儒則專宗程朱。而莫敢言其是非。非惟莫敢言其是非。或以孔孟之言。強引附合於程朱說。而隱其臆測之見。可勝悚然哉。程伊川以孔子性近習遠之說。斷定氣質之性者。不無有病。後儒因準爲本然氣質二性之定義。而便有支離滅裂之端緒。所謂理氣爭辯之矛盾。未爲不既兆於此矣。蓋孔子性近習遠之誨。示其後天教養之必要。而深闕行習之務善去惡而已矣。奚當於氣質性之強解乎。雖不說氣質之性。認其道性善之本然。無所缺然矣。於聖人立言宗旨解釋上。強求分晰。務欲對舉者。自不知杜撰之病。而反誤聖旨者。奚啻此說已耶。堯典之道心惟

微人心惟危。朱子序之曰。『心之虛靈知覺。一而已矣。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。則或原於性命之正。或生於形氣之私。』云者。亦有所不安也。其云形氣者。必耳目口鼻軀。而道心安得不因緣五官以直透。人心何但由五官而自生乎。其所以正不正。在於遏人慾存天理與否而已。所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特遏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也。亦所謂發而皆中節之事也。然而或原或生者。其意所在。則必不是判焉爲二。然後以性發爲理。情發爲氣之說繼之。則其不觀一源兩本者殆矣。以言乎蔽之時。謂之人慾。即過不及是也。以言乎不蔽之時。謂之天理。即允執厥中是也。以其一源之蔽。不蔽言之者。何所不可。而以理強屬性。以氣強屬情。使致釋之以二本之誤哉。

鄭傳之。『其爲氣也。至大至剛。』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』云云者。何嘗有以氣發於情。而爲人慾之義乎。但言一氣而性情之用自著其中。又性善之喻曰。『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。非才之罪也。』云則。性情之一直無間可知也。中庸曰。『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』不曰性情。而曰中和。終以大本達道喻之。則最是示其一直無間之作用者。亦可知也。不是而念得四端倪之單純。則謂之純性。而屬之理念。得喜怒哀樂作用之非單純。則謂之純情。而屬之氣。做成許多層折。從是說者。不得不知以性情爲二本。而理氣爲二用乃己矣。得無錯乎。若以既發之情屬之氣。而謂之人心。則孟子

浩然之氣是何氣耶。必曰亦所就而言者不同。孟子之說氣。只指正氣而情發爲氣。指其熾蕩之氣云矣。然則情之中節與否。上言氣之正邪則可。但言情發爲氣。而屬之人心則此氣一字專墜在熾蕩下。不復見中節上得正處矣。準其說之後。安得以可言配義與道處乎。又其以情爲熾蕩。則性獨不熾蕩乎。必曰耳目之縱慾熾蕩。即緣境以致之者故。非性所使而情其自蔽。然性固未嘗不明故。小人者。陰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。厭然掩其不善云矣。性其未嘗不固明故。情亦未嘗不固明。而情旣熾蕩。則性亦熾蕩者明矣。何以言之。蓋耳目心之機關。心耳目之主宰也。縱慾雖云緣境。而心君能敬。則耳目者不得以獨自縱慾矣。然則耳目之縱慾。即心使之然也。非耳目之自爲者審矣。故四勿非耳目之工。而即心工也。操則存。捨則亡。非心伊誰。故情之熾蕩。即性熾蕩之產物。而非情獨爲者。則何必認氣爲情。認理爲性耶。

夫理者通之義也。指其連絡貫通之妙之形喻辭也。非主物不自存也。即體用流行處用辭也。非特主宰處用辭也。都布在天地萬物上肯綮處用辭也。故於人性上欲用理字。則性之所以然理也。性之體用亦理也。非惟性獨有是理也。情之所以然理也。情之節之和之亦理也。焉有性發獨爲理。而情發則不爲理耶。

氣者息之義也。有機奮伸其像也。物自存也。而非辭也。對理字論之。則氣是物體。而理則機

能條理也。機能條理者。物體之自能爾也。故物廢則機能條理無也。先儒所謂「理發氣隨」以鄙見觀之。則無異機能發物體隨之論也。其曰「氣發理隨」以理爲氣之條理。則容有可探。然其所論原不近此。奈何於人性上欲用氣字。則靜者含蓄氣也。動者活潑氣也。虛明者潑然氣也。有爲者生息之本氣也。微而氤氳於左右。奮而充塞於天地之間者。原是是氣。則氣何獨爲情然後可說。而於性上不可說者耶。人非氣則死矣。死而尙何言性耶。非獨人也。如是。物皆類此。則其所以認性認情。非可待理氣說而明之者也。

苟以理氣分說言之。則人方見感赤子匍匐入井。而輒動惻怛之心。拯救之猶恐不及者。是秉彝所同然所發。而其發者活潑氣也。發之者含蓄氣也。所同然者。乃可以有爲之本氣也。著其可以有爲之苗脈。故認其可以有爲之理。有其可發之之所以然。故認其可發之理。摠以言之。其動靜上有有跡之是氣。則是氣也。知其爲物也。其動靜上認無形之是理。則是理也。非物者明矣。既非物而能認其有則。必其物物上互有機能條理之現顯。而其機能條理者。即氣之自能爾也。氣之外絕無他物也。

性是心而心非氣。歟。以此推之。事事物物上莫不有是機能條理之朕。則形喻其朕。而始有理之名矣。即所謂氣之條理者是也。今有孕期之牝馬。受牡精成胎。則必曰無形之理生有形之胎。歟。夫牝之胎果是氣也。而牡之精虫亦是氣也。二氣素有成胎之可能性。故交合則